

## 晒太阳

檀长乐

应邀到东至,在一个不知名的湖边,静静地晒了一天太阳。了解我习性的朋友看了会发笑——钓鱼就钓鱼呗,扯什么晒太阳。我必须坦白,是真的晒太阳。

从池州出发,在东流收费站下高速,沿206国道南行两公里许,过一高速公路天桥后右拐,小车便钻进茂密的山林间。车子在仅一车宽的小路上颠簸,不时惊跑一只野兔,惊飞一只野鸡或一群不知名的鸟雀。我正陶醉,不知不觉就到了湖边。

钻出小车,明晃晃的阳光打在脸上,带着淡淡鱼腥的清新空气扑入鼻腔,我情不自禁地对着太阳仰起脸,深深吸了几口气。湖面很大,三面环山,微风吹过,波光粼粼。信步来到湖边,选一处背风的山脚,支起钓椅,架起钓竿,然后就开始美美地享受了。

钓鱼人很少,总共不到十来个,稀稀拉拉站在湖岸,远远望去,像一只只鹭鸶在水边寻食。鱼口很差,浮漂半天没有动静。旁边的钓友先是唉声叹气,继而骂骂咧咧,午饭前,气呼呼地收起渔具,回家去了。

我可舍不得走。正午时分,太阳正暖,晒得身上热乎乎的,我把外衣脱了,搭在头上,眯着眼睛,懒散地四处乱看。

水面上,一只黑色的水鸟在我鱼竿正前方悠然自得地游着,长长的脖子有规律地一伸一缩,尖尖的脑袋警惕地东张西望。我故意夸张地干咳一声,那水鸟吓得斜刺里突然加速,黑色的翅膀在绿色的水面扑棱棱拍打出一朵又一朵白色水花。

身后,一只松鼠在一棵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独自嬉闹。甲骨文状的树枝间,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在远处的枝头,哧溜一下就溜到了我头顶的枝头,竟然瞪着乌溜溜的小眼珠打量我。我与它对望了半天,它也毫不退缩。我捡起一小块鹅卵石做砸它的样子,一转眼就不见了它的踪影。



田园春色 李昊天 摄

我就这么寻找着小开心。

在那受惊的松鼠逃走,我猛然笑了起来,如果那时被人发现,肯定会被怀疑患有精神病,其实我是突然想起了《小猫钓鱼》的故事。

我怀疑,中途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的睡了一会。因为我分明感觉到,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我回到了童年,在小学校园里,冬天,课间,与鼻涕拖老长的同学一起,靠在朝阳的教室墙壁上,你挤我,我挤你,挤暖。后来我被挤倒下了,一惊,醒了。眼前,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却不见当年的少年郎了。

梦醒后,我发了半天呆,接着又开始懒散地晒太阳。

这种感觉好极了。

## 春是一碗榆钱饭

袁斯涵

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榆钱树,不大的小院儿有一半都躲在榆钱树冠的庇护下。几场春雨过后,一丛丛榆钱新叶像是用毛笔在画卷上点出一般,毫无征兆地,一夜间就铺满整条树枝。

每年此时,都是外婆大展身手的时候。她拿出一条长长的竹竿,竹竿的一头绑有一个细铁钩。只见她胳膊随意往树枝上一伸,树枝便被铁钩钩住,以一个极大的弧度弯下身来。外婆便放下竹竿,用手把枝条上的榆钱叶子一把把地撸下来。看见枝丫较低的,外婆还会稍微跳起来或者站到椅子上,直接用手抓住树枝撸下榆钱叶。每当这时,我和外婆就在春风的吹拂下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她快活地上上下下,我在旁边战战兢兢,怕她摔着。我端着小盆四处走动,好让外婆更轻松地吧叶子放到里面。她熟练又利索,很快就能摘满一盆。儿时我经常对着新鲜的榆钱叶子发愣,不明白这树冠上小小的一角怎么能摘下这么多青翠欲滴的嫩叶。有很多小叶子在树枝的摇晃中纷纷坠落,它们打着旋地飞舞,落到新雨打湿的暗色泥土上,像极了遗落田间的玲珑翠玉。

泡在水里的榆钱叶散发出新生命的色彩,不久后它们将成为我腹中的美味小食。外婆把洗净的榆钱叶沥去水分放回盆中,撒上适量的面粉后把它们搅拌均匀——这通常是我的活,是我为数不多能够光明正大搅和面粉还不会被骂浪费粮食的快乐时光。沾了水的榆钱叶迅速与面粉融为一体,我则继续忙得热火朝天。哪片叶子粘的面粉多了,我会批评它,不能多吃多占;哪片叶子面粉少了,我使用菩萨下凡的语气“施舍”给它更多。如此来回搅拌时长达半小时,最后外婆拿着锅铲来要盆我才依依不舍地给她。

外婆蒸的榆钱饭的香味,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闻到过的。榆钱饭下锅之前,外婆不添加任何调料,随着热气蒸腾,传入鼻腔的只有面的香气和榆钱嫩叶的清新味道。这时外婆会去忙别的事,留我坐在炉灶边的小板凳上,一边看着火,一边盯着小闹钟上的时间。当那根长长的指针走过三个格子后,我一跃而起呼唤外婆,告诉她已经大功告成,该给“馋嘴的小狗子”吃了。外婆宠溺地笑骂我沉不住气,给蒸熟的榆钱饭撒上适量的盐,盛到小碗里拿给我吃。我早已拿着我的小板凳做到了电视机前,不管电视里演的是广告、新闻还是难得一见的动画片,都是我美好的“下饭菜”。那份爽口的榆钱饭的味道,从味蕾绽开,一路飘香进肚,被我的筋骨吸收,让我也随着春风成长。每到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外婆看到我又长高的个头,总是笑着说小孩子“见风长”,怎么一个不注意,又往上蹿了这么多。而我知道,她的爱会融化进榆钱饭里,被我大口大口吃下。

如今我已过而立之年,每到春天依然觉得是到了吃榆钱饭的季节,外婆做的那一碗榆钱饭就是整个春天的味道。城里的榆钱叶子通常是要到集市上买的。虽然我按照记忆中外婆的做法试了很多次,却总觉得少点什么。想来是我做的榆钱饭没有外婆家的柴火香,没有外婆悉心灌溉才长出的榆钱叶,也没有我在等候的过程里翘首以盼的热切心情吧。然而外婆尝过后,却说这是她吃过的最好的榆钱饭。



## 羞 □

石悦

都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咋到我头上就旧貌换新颜呢?刚刚迈进“夕阳红”的门坎,就应了《红楼梦》中写的“羞口难开”,也从了《初刻拍案惊奇》中那句:“文若虚终是碍口识羞,待说又止。”羞口,不好意思说,还真的把准了我的脉。

顺藤摸瓜,发现羞口与人的自身素质密不可分。生性怯懦,上不了场面,本能地阻挡了喉结的滚动。胸无点墨,腹少诗书,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客观上束缚着三寸不烂之舌。高手林立,大师如云,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中隐忍住嘴巴的蠕动。人心叵测,鱼龙混杂,天使与撒旦同在,难以辨别,也就观棋不语。

循序渐进,知晓羞口与身外因素和作用也密切相关。如同天寒地冻,房间的门窗喜欢关闭紧紧的,拢在袖管里面的双手都不愿意抽出来。犹如秋水长天,空明澄澈,何须浮云点缀?还有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的话他说的话,这里说的话那里说的话,昨天说的话今天说的话,都是一样一样的,谁还愿意鹦鹉学舌。于是,羞口堂而皇之。

于我,心中千回百转的衷肠无需言说,会意的眼神像春水一样汇流到了一起,已经心知肚明、心领神会了,还说作甚?

往事不堪回首,值得咀嚼的不多,值得珍藏的太少,再花气力、耗时光,絮絮叨叨,不值得。

日落西山,已无意与功名利禄纠缠,更不愿意

尘埃,患郁结。说了也白说,白说何必说?

言为心声,心不由己,声以何堪?随波逐流的话,说了无味;千篇一律的话,言多无益。

还有,说假话脸发烧,说大话血压高,说套话心不安,说空话呼吸乱。我这毛病,再好的神丹妙药,也治不了内心的尴尬。

会说话,是一种本事;学会不说,则是一个人到骨子里的修养,也是一个人收敛锋芒的善良。宁坐小窗观浮云,不与他人论是非。因而,常自嘲:我之羞口,无抱怨之意,无轻蔑之态,无谄媚之容,无傲慢之形。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荷,素雅,淡定,静谧,坦然。

作为一个词语,一种现象,羞口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对强者是敬重,对弱者是体谅,对自己是修养。因此,应说的话,该发的言,还要当仁不让。即使逆境执炬,有燃手之患,也在所不辞。

说了一生的话,老了,还羞口,似对不起祖先。然而,目光啃着故纸堆,竟发现,古人对“羞口、少语”之类也曾言之凿凿。荀子“金舌蔽口”,司马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韩世忠“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增广贤文》“贵人语少,贫子话多”等等。先贤如此高见,我还忧什么?愁什么?吆喝什么?倏然,我感悟:羞口是父母送给我的唯一礼物,毕竟我的愤怒和悲伤都无从开口。

羞口的美丽,在于深沉和内敛,无需言表。